

(浦東生主編)

運貨汽車  
車同業  
公會會員

隨叫隨到  
大小車輛  
搬運貨物  
搬夫老手

時間經濟  
各式俱備  
萬安萬當  
毫無損壞

電話五二〇三  
地址華記路

華富  
卡車  
運貨公司

● 茉莉香粉 ● 杭州宮水粉 ● 珠蘭撲粉 ● 真珠百花粉 ● 白玫瑰香髮油 ● 珠蘭奇香油

地址 三書 馬錦 路口  
電話 一九四六五



白天下天

上海有個臨時救濟會，自中日開火後產生的，還有個地方維持會，也在這個當口產生的，有向該會支付款項，例須寫兩張雨條搭頭的收條，所以收款人收款萬元，實際上必領出兩萬元收條也，這種高深莫測的辦法，在不明白事理者看來，往往認為是個錯誤，實則要求手續完備，必然的妥如此也，所異者，抬頭各異為奇怪耳。

、稱許不置也、白龍山入氏、頗有識之、並代訂石章每字一羊、牙章每字兩羊之例例、用以問世、並聞貴州路之實業部商標局、爲暫時之收件處、(記者)

工部局華員總會之爲機組、於本星期一起、至本星期五止舉行盛大比賽、錦標誰屬、未可遽料也、胡雲節錄杭州熊十力先生來函

略云、貴報六月六日所載「熊和尙拒見蔣介石」一節、與事實不符、

邵邵力子先生，自有一度之消渴，不願任結廬進膳之特注主席。後經中央與他商妥，始回舊其消渴而變精補，對於甘省之繁榮政策、甘肅主權、開闢事業等，與提倡交通建築等爲第一要政，及聞公子黎棠到外都，孫元天隨京函面商，而邵氏乃謂曰：人豪之貴財福民者，個個是孟子所惡，不知何建者也？邵氏乃自謂曰：公之實財福民者，個個是孟子所惡，我邵某是個不貪老劉的官兒們，反而要賴子絕孫，天道不公、公道何在？爲甚，是今以後，大有無意人世之慨，不圖退志之十二郎文，竟是重告諸君，其心目中，何邵氏不幸之甚耶！茲聞邵馬左右云：現在之黨氏，擬助政治生涯，以延殘年，並急電英倫之慧培女公子，令即馳赴乃兄被刺地，事接洽，先行購買壽域六半畝，俾使靈柩到滬時安葬之預備，而邵氏之一電一派，一侯中央批准准辭職，即當返滬，爲愛子營死後事，邵氏之一電一派，邵氏立即不准展期。

邵邵力子先生有一度之消渴，不願任結縵陳騶之甘肅主旆，後經中華總商會與各省籌備軍餉第一要政、及聞公省之繁劇外邦、孫兒天盛京寓，而面邵氏之老淚，不知何所起也。邵氏乃自謂曰：人家之實財禍民者，個個是孟嘉，我邵某是個不貪老劉的官兒們，反而受老劉子絕孫。天道不公，豈有爲其甚？是以後，大有無幸人世之慨，而不圖退之志一二邵文，竟是重賞。邵氏心目中，以邵氏不幸之甚耶。茲問邵氏左右云：現在之邵氏，擬辦鄂省政治生涯，以延殘年，並急電英倫之慧增女公子，令即馳赴乃兒被刺地，安葬之預備，而邵氏一派人賠却不少眼淚焉。

日始亂而終棄之……實行拆白手段  
 爲期期三十五天……可憐哉被姦幼女  
 ▲以存有一元之女子銀行七九六九號之存摺  
 一扣、爲借款抵押品  
 鄭協記土號主人之姪子、抑即新劇前輩電影明星鄭  
 正秋之姪兒、習大押當之小老闆純純、妻乃父鄭  
 間、有在臺餘年大事揮霍、終日遊於歌台舞榭  
 間、有姑蘇女子林氏者、年祇豆蔻、於上月間、因省  
 乃母來申、並暫住姊氏家、後得姊氏小姊妹之拉馬  
 得識鄭小老闆、一采含苞之潔白芙蓉、遂作出爐之  
 紅杏、小老闆聞公子也、遂乃父督之嚴、手頭極寬  
 闊、亦獨寵溺、  
 有意掩蓋、乘  
 間夾攻、私自  
 涉、小老闆乃  
 住三天後、即  
 顧也、林氏晨  
 役、又要累及  
 氏者、祇有二  
 金錢若干、是  
 預備法律解決  
 而視、這場官

林氏觀光新婦居，豈知小老閻心存不良，屋外出時，立將林氏，姑惡頗末，與之交易，巡林氏赴寶興里之雲洲旅館暫住，連於前日半夜遁出，所欠旅館費用，不之賠，不得不飲泣而出，是則該旅館之茶，照限之冤枉矣，總計小老圖之誘惑林氏十五天之久，不特不名一文，抑且辱得人之肉，尚足食乎，茲聞林氏方面，已而晉大老閻鄭督秋，曾舉行勇地見司，倒要替子受罪矣。（雲山）

日數撤退，凡所被佔之財物，均是隨同「引繼書」而移交於我方之執實委員會執管，執實委員會之使命，實屬而且重也，上海臨時救濟會已給賠款之多量卡車，大半散失於滬太路與上海至嘉定間之一帶路上，該會得悉即致函各管轄縣長加封保存，行有熟識某執實委員者，某執實員，遂以已有車主人受領之卡車，作眷屬人情的隨便送去，該執實員，味免以公事去講交情，則似冒失嫌疑矣。

**○榮昌祥西裝大價減**  
 南京路西藏路轉角之榮昌祥西裝照  
 號號，裁製西裝，素負盛名於滬上，  
 茲以夏衣當令，國人之好穿西裝者，  
 例須添置夏衣，茲為優待顧客起見，  
 特舉行大減價，定製日期，又是迅  
 速而不誤，西裝朋友不信，可前往  
 一試也。(二願客)  
 ○●●●●●○

奉執管委員會函達、不准交付任何  
人、正在交涉間、忽  
有上海傳昌洋行函  
有洋人來港、該洋  
人稱該項車輛爲渠  
行中車、實則該項  
卡車、惟願自該行  
耳、該縣長見其爲  
洋人也、遂任彼拖  
去、至若已給賠償  
款項之臨時給濟會  
、反而不得吹動連  
毛、茲悉內容者、

○ 奉執管委員會函達、不准交付任何  
人、正在交涉間、忽  
有上海傳昌洋行函  
有洋人來港、該洋  
人稱該項車輛爲渠  
行中車、實則該項  
卡車、惟願自該行  
耳、該縣長見其爲  
洋人也、遂任彼拖  
去、至若已給賠償  
款項之臨時給濟會  
、反而不得吹動連  
毛、茲悉內容者、

○ 希望雙望方求郵務上之屈發、勿爲外人所乘、  
驚天動地之郵務罷工、經聞人杜月笙廣爲中樞王寵麟諸公之調解、已是風  
平浪靜的復工、豈知事過境遷之現在、內閣中尚有極大粉紛、素負盛名之  
結之該職工會、或將因此而生出裂痕、或因裂痕而致破壞、又據該會高級  
人員云、會中所有主張、均由十五個執監委員負責調和指揮之、設有半數  
罷職、即作罷論、而此次之罷工、有半數執監委員不得與聞其事、及後自該  
參加、亦不准加入、蓋此次罷工起、外界以爲爲郵務總局長錢長祺氏、或  
有背棄嫌疑、至若一眾固郵政基金、一要求航空津貼、一恢復職員米貼、二  
得擴調局長與升級規則等四條件、實則所恃爲最主者、祇有不得擴調局長

○ 宋士驥據義執言  
○ 打出手五角一名  
○ 選能員另行組織  
○ 傳說話送賠三萬

○ 執監委屏諸門外  
○ 抽告白驚動捕房  
○ 小工人大呼壓迫

奉執管委員會函達、不准交付任何  
人、正在交涉間、忽  
有上海傳昌洋行函  
有洋人來港、該洋  
人稱該項車輛爲渠  
行中車、實則該項  
卡車、惟願自該行  
耳、該縣長見其爲  
洋人也、遂任彼拖  
去、至若已給賠償  
款項之臨時給濟會  
、反而不得吹動連  
毛、茲悉內容者、

○ 奉執管委員會函達、不准交付任何  
人、正在交涉間、忽  
有上海傳昌洋行函  
有洋人來港、該洋  
人稱該項車輛爲渠  
行中車、實則該項  
卡車、惟願自該行  
耳、該縣長見其爲  
洋人也、遂任彼拖  
去、至若已給賠償  
款項之臨時給濟會  
、反而不得吹動連  
毛、茲悉內容者、

○ 希望雙望方求郵務上之屈發、勿爲外人所乘、  
驚天動地之郵務罷工、經聞人杜月笙廣爲中樞王寵麟諸公之調解、已是風  
平浪靜的復工、豈知事過境遷之現在、內閣中尚有極大粉紛、素負盛名之  
結之該職工會、或將因此而生出發痕、或因發痕而致破產、又據該會高級  
人員云、會中所有主張、均由十五個執監委員負責調和指揮之、設有半數  
罷職、即作罷論、而此次之罷工、有半數執監、竟不得與聞其事、及後自該  
參加、亦不准加入、蓋此大政之罷工、外以爲郵務總局局長錢在祺氏、或  
有背棄嫌疑、至若一眾因郵政基金、一要求航空津貼、一恢復職員米貼、二  
得擴調局長與升級規則等四條件、實則所恃爲最主、祇有不得擴調局長

○ 宋士驥據義執言  
○ 打出手五角一名  
○ 選能員另行組織  
○ 傳說話送賠三萬

○ 執監委屏諸門外  
○ 抽告白驚動捕房  
○ 小工人大呼壓迫

## A black and white fashion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in a dark, sleeveless dress with a light-colored, draped shawl or stole over her shoulders. She is wearing a striped headscarf and high heels, standing with one hand on her hip.

納氏電燙 十五元

地址靜安寺路一〇  
四號華安公司下層  
電話九四五〇四號

史山水畫鑑、  
上海毛對山曾  
孫女懿華女士  
女史畫鑑、鳳  
徵女史畫鑑爲  
其友人吳問隱  
希白數年前所  
贈、女史畫鑑爲  
青、女史之母、

緩衝，就是暫時停止攻擊，也可以說暫時停止衝  
所謂暫時停止攻擊，將來仍可以攻，暫時停止衝  
日後仍可以衝，這種辦法，不過是火燒眉毛顧  
罷了。

近日李頓爵士，提倡在山海關，設緩衝地，可見  
對於中日糾紛，極是關心，但是緩衝二字，祇能  
日本一方，在我國，殊不切當，去年九一八，日  
突然衝入遼陽，我國專任退還關錦州，日本又自

史山水畫鑑、  
上海毛對山曾  
孫女懿華女士  
女史畫鑑、鳳  
徵女史畫鑑爲  
其友人吳問隱  
希白數年前所  
贈、女史畫鑑爲  
青、女史之母、

緩衝，就是暫時停止攻擊，也可以說暫時停止衝  
所謂暫時停止攻擊，將來仍可以攻，暫時停止衝  
日後仍可以衝，這種辦法，不過是火燒眉毛顧  
罷了。

近日李頓爵士，提倡在山海關，設緩衝地，可見  
對於中日糾紛，極是關心，但是緩衝二字，祇能  
日本一方，在我國，殊不切當，去年九一八，日  
突然衝入遼陽，我國專任退還關錦州，日本又自

其時女史年已  
門時所繪者  
吳門、此輩即  
曾孫嘗服官  
曾孫嘗服官

股衝到錦州我們便低着腦袋退到關內、日本是壓  
衝不已、未免吃力、似乎可以少緩須臾、我們前一衝  
也沒有衝過、又何所用其緩呢、再說錦州也不提個  
過緩的地盤、爲什麼日本會衝到了山海關、如今山  
海關就算立爲緩衝地、還不是緩非終緩、衝者自衝  
中國疆土是大的、照這種算法、將來到處都有了緩  
衝地了、

在爵士一番的和平熱誠、恰可比我們古時據難解紛  
的魯仲連、然而魯仲連不肖帝業、是極端反對暴秦  
帝國主義的、爵士如果到國聯上、說幾句公平正  
懷慨義憤的話、我們人民的感激比較設立緩衝地、  
來得熱烈許多呀、

七十有四、而其前、則其乃父毛吉生新近所貼、女士會  
盾之說、並題曰百雀橋、情乎志

完前和親心、請君電也。  
電話 九四五〇四號

祖毛對山、即著墨餘鐵者、毛對山於  
詩於書畫、既擅鄭度三絕、實又精  
、著有對山四話、因書未出、遂無  
知、女士阮家學淵源、又爲人倚假  
然入至弟子、此輩進之、猶人倚假  
賞花、視其用筆草法、實爲仕女正  
、因曾親主人藏畫、爲記如右、

□幅者附宮、而揚國府、係先大  
星天休養之地、先兄覺述、亦極  
於此、前二年夏、特整理左翼爲  
之說、並題曰百雀橋、情乎志

其時女史年已  
門時所繪者  
吳門、此輩即  
曾孫嘗服官  
曾孫嘗服官

股衝到錦州我們便低着腦袋退到關內、日本是壓  
衝不已、未免吃力、似乎可以少緩須臾、我們前一衝  
也沒有衝過、又何所用其緩呢、再說錦州也不提個  
過緩的地盤、爲什麼日本會衝到了山海關、如今山  
海關就算立爲緩衝地、還不是緩非終緩、衝者自衝  
中國疆土是大的、照這種算法、將來到處都有了緩  
衝地了、

在爵士一番的和平熱誠、恰可比我們古時據難解紛  
的魯仲連、然而魯仲連不肖帝業、是極端反對暴秦  
帝國主義的、爵士如果到國聯上、說幾句公平正  
懷慨義憤的話、我們人民的感激比較設立緩衝地、  
來得熱烈許多呀、

七十有四、而其前、則其乃父毛吉生新近所貼、女士會  
盾之說、並題曰百雀橋、情乎志

完前和親心、請君電也。  
電話 九四五〇四號

祖毛對山、即著墨餘鐵者、毛對山於  
詩於書畫、既擅鄭度三絕、實又精  
、著有對山四話、因書未出、遂無  
知、女士阮家學淵源、又爲人倚假  
然入至弟子、此輩進之、猶人倚假  
賞花、視其用筆草法、實爲仕女正  
、因曾親主人藏畫、爲記如右、

□幅者附宮、而揚國府、係先大  
星天休養之地、先兄覺述、亦極  
於此、前二年夏、特整理左翼爲  
之說、並題曰百雀橋、情乎志

是日午後，相將入美術院，余雖非美術家，然對於院所陳之種種畫圖，人物風景花卉等，均覺虎虎有生氣，我人見之，誠爲彌愛也。此外尚有圖書及裸體像，余反初見時，不覺奇矣。惟以我國古禮，則更不合。蓋今西方各國，均以裸體爲體面，公然陳列供人參觀，何東西風俗，學術眼光之不同耶？（現在之我國，亦已入於裸子習尚矣）及晚乃返十六元中，有見一嚴備之通告云，禁止吸烟，違者須罰金四十先令，約合銀一元。此車中無一吸烟者，遂觀我國車廂中之感烟者，令人皆詫異。相去何以道里計，是則不得不予我以以深刻之感想也。

晚餐時，同伴馬君，偶詢蘇夫人云，此地有個中國城，內容究竟怎樣，

是日午後，相將入美術院，余雖非美術家，然對於院所陳之種種畫圖，人物風景花卉等，均覺虎虎有生氣，我人見之，誠爲彌愛也。此外尚有圖書及裸體像，余反初見時，不覺奇矣。惟以我國古禮，則更不合。蓋今西方各國，均以裸體爲體面，公然陳列供人參觀，何東西風俗，學術眼光之不同耶？（現在之我國，亦已入於裸子習尚矣）及晚乃返十六元中，有見一嚴備之通告云，禁止吸烟，違者須罰金四十先令，約合銀一元。此車中無一吸烟者，遂觀我國車廂中之感烟者，令人皆詫異。相去何以道里計，是則不得不予我以人深到之想也。

晚餐時，同伴馬君，偶詢蘇夫人云，此地有個中國城，內容究竟這樣，

古今一般文人、都歡喜拿他們的書房或別墅的名稱、以名他們的著作、如什麼齋筆記、什麼廬詩話、什麼堂雜記、什麼樓文集、所以他們又自稱什麼齋或什麼廬主人、可見他們都有固定書房或別墅的、我雖略不上一個文人、却是很喜歡聽三語函、而又喜歡錄他出來、並且我也羨慕人家用什麼齋什麼廬的名稱、但是我一家老小合賃了一間鴿窠式的小屋、那裏、特光自序於此、

古今一般文人、都歡喜拿他們的書房或別墅的名稱、以名他們的著作、如什麼齋筆記、什麼廬詩話、什麼堂雜記、什麼樓文集、所以他們又自稱什麼齋或什麼廬主人、可見他們都有固定書房或別墅的、我雖略不上一個文人、却是很喜歡聽三語函、而又喜歡錄他出來、並且我也羨慕人家用什麼齋什麼廬的名稱、但是我一家老小合賃了一間鴿窠式的小屋、那裏、特光自序於此、

○進丁亭子間以後？

那阿媽答應搭了有引以後，韻姐也忙慌的土樓去翻整這打牌排牌，端端齊齊的，阿媽已是引着李鈞黃愈方備上了高梯了，韻姐也立在門口笑吟吟的迎接，於是這兩位大學生，向在客堂中打麻雀，現在誰是升堂上樓了的，這問亭子間，尤其是韻姐的閨房，所以打扮得齊齊整整，雖只一張鐵床，一張檯子，只四仙桌，兩三小几兒，然在惠女式的兩個學生眼光中看，去已是脚臨澤洋地了，進了亭子間以後，李鈞坐在一張方檯上，黃愈方却坐在床沿之上，韻姐斜倚在方桌之右，阿媽立在門口說話，便是打土來麻雀，現在你們倆要打牌，阿媽叉一腳，還是三缺一，我來替你們說個話，

○進丁亭子間以後？

那阿媽答應搭了有引以後，韻姐也忙慌的土樓去翻整這打牌排牌，端端齊齊的，阿媽已是引着李鈞黃愈方備上了高梯了，韻姐也立在門口笑吟吟的迎接，於是這兩位大學生，向在客堂中打麻雀，現在誰是升堂上樓了的，這問亭子間，尤其是韻姐的閨房，所以打扮得齊齊整整，雖只一張鐵床，一張檯子，只四仙桌，兩三小几兒，然在惠女式的兩個學生眼光中看，去已是脚臨澤洋地了，進了亭子間以後，李鈞坐在一張方檯上，黃愈方却坐在床沿之上，韻姐斜倚在方桌之右，阿媽立在門口說話，便是打土來麻雀，現在你們倆要打牌，阿媽叉一腳，還是三缺一，我來替你們說個話，

